

# 海归石文庆跑去华尔街挖人

1

财经小说

陈楹宝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某公司陷入危机，急需融资。这时，秦方远从摩根士丹利总部归来，主导B轮融资，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吗？做调研，选基金，大谈判，搞“外交”……一次次较量，波澜起伏，费心费时。终于，成功融资3000万美元！然而，就在他盘算着去美国纳斯达克敲钟时，却惊闻种种内幕……

“方远，说话方便吗？OK，我手头有一个亿，请你想办法在华尔街找个有经验的操盘手，尽快把资金安全地转移到境外。”秦方远接到石文庆从国内打来的电话时，他正在哈得孙河一艘灰白色的摆渡船上争分夺秒地打盹儿。现在是早上六点多，天空刚刚泛白，自由女神在晨曦中举着火炬，精神抖擞。

“什么？你有一个亿？！美金还是人民币？你回国才几年啊！”已经入秋，河风夹杂着寒意吹过来，秦方远打了个激灵，“这还不简单吗？买房地产，直接投资，或者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离岸公司，花钱的招数很多啊——你可是哥大MBA(工商管理硕士)出身呢！”

“当然是人民币啊！我回国才三年，怎么可能搞到一个亿？是一个认识的人，在垄断行业专管审批。我帮他理财，就是那种钱，你懂的，想转移出来漂白了。”

秦方远一听，全明白了，他本能地看了下周边的人。秦方远转身跑到外面的甲板上，压低声音说：“这事儿有风险，你怎么也干这事儿啊？华尔街确实有帮朋友在专门搞这些勾当，不过佣金挺高，至少20%。”石文庆在电话那头显然能感受到秦方远的惊诧和谨小慎微：“佣金当然没问题，只要安全、稳妥、迅速。”快挂电话时，石文庆抢着说：“我很快会过去找你谈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挂了电话，秦方远站在甲板上，迎着清冷的晨风，起床时梳得格局鲜明的头发被吹得有些凌乱。望着迎面而来的曼哈顿，一排排巨楼在晨曦中巍峨地耸立，秦方远突然想到了一个词——over-qualified(大材小用)，这个词用在老同学石文庆身上恰如其分。

过几天的下午，秦方远正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总部大厦里忙着手头的活儿，突然接到

石文庆的电话。他心急火燎地说，自己现在就在曼哈顿百老汇，让秦方远赶紧过来。秦方远一阵疑惑：这家伙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秦方远在美国已经待了五年，从美国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直接进入摩根士丹利总部工作。走在两边高楼林立、不过一英里长的华尔街，抬头望着一线天，这个一米八多的小伙子，时而感到很渺小，钢筋水泥垒砌的建筑物把空间压缩得局促、狭小，人类就像一只只蚂蚁被踩在脚下；时而也会感觉很强大，穿梭在这条街上的人，掌握了全球多少财富！自己迟早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想到这儿，他的梦想充盈着胸膛。尤其是拿到摩根士丹利的录用函，第一次以一名正式的华尔街员工的身份穿梭在这条街上的时候，他雄赳赳，气昂昂，就像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的梦想触手可及。梦想是有保鲜期的。一段日子后，他总结出这句话，自己都觉得很精辟。

接到石文庆的电话后，秦方远赶快收拾好办公桌上的用品，打卡下班。在下电梯的过程中，石文庆的电话又追过来，问他到哪儿了。

转眼间，秦方远从摩根士丹利的大厦出来，快步拐弯，远远就看到石文庆那颗硕大的脑袋，剃着板寸，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他一袭黑风衣，戴着墨镜，在那儿东张西望，晃来晃去。石文庆迫不及待地冲上来，给秦方远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熊抱：“哥们儿，三年不见，你在华尔街混得人模狗样的。瞧瞧，这走路姿势，西装革履，人家都以为你是华侨二代呢，其实还不就是来自中国山沟沟里的一个穷小子。”

秦方远的情绪一下子被这种调侃感染了，也顾不上风度，顺势插了石文庆的胸口一拳：“今天怎么打扮得像个黑社会啊？”石文庆扫了眼四

周，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个个行色匆匆，目不斜视。然后，他郑重其事地对秦方远说：“那事儿办得差不多了，这次顺便过来感谢你。最主要的是，有重要的事情找你，跟你密切相关哦。”他眨眨眼，刚才那副故作严肃的样子不见了。秦方远一听就乐了。“跟我有啥关系啊？别出事了把我牵进去就行，我怕心脏扛不住哦。”秦方远右手拎着公文包，左手往左胸轻抚了下，开玩笑地说。

石文庆又说：“你不是从小就练拳，身体强壮吗？走，我们吃饭去，边嚼边聊。”秦方远逗他：“去老地方‘成都印象’吧？”

“去五粮液川菜馆。”石文庆张口就来，不容置疑。“成都印象”是他们当年留学美国时去得最多的川餐馆，靠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那个湘妹子早就不在了。都三年多了，人家早就嫁作商人妇了，你就别惦记了。”秦方远边开路边揶揄他。

“我是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就别瞎操心了。”石文庆洋洋自得的劲儿，三年不见，丝毫未减，正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他们在五粮液川菜馆中坐下，石文庆慢悠悠地脱下风衣，递给秦方远——他背后有个简易的挂衣钩。秦方远扫了一眼，好家伙，Burberry(博柏利)。石文庆自嘲般解释说，虽然博柏利在英国已经沦为小痞子的标志性行头，但在中国可是一个巨时髦的牌子。他强调说：“我可不是啃老族啊。当年在美国念书，我是真的不愿意刷盘子，确实花了老爷子不少银子，但现在可是自力更生。”

“看来真成了‘土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那句话。”秦方远接话正色道，“你那钱挣得可是冒大风险了。”

石文庆有些不屑：“你说这类的钱？确实有风险，但舍不得孩子套不

住狼，高风险高收益是孪生兄弟。不过，我也就是业余搞搞，兼职的。”

开始点菜，秦方远说：“今天我得尽地主之谊吧！你随便点。”说到吃饭，秦方远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当年上学没少蹭石文庆的饭局。石文庆也不客套，三下五除二就点好了。秦方远一看，还是石文庆最爱的那三道菜——麻婆豆腐、毛血旺和水煮鱼。这个口味重的习惯，他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石文庆点好菜，喝了口普洱茶，四处张望。秦方远一看就知道他在干什么，说：“别找了，那个湘妹子嫁人了。你都三年不跟人家联系了，人家凭什么等你？”

石文庆也不是一个善茬儿，他调侃起秦方远来了：“乔梅快硕士毕业了吧？那你们俩就可以夜夜笙歌，不用再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了。”

“她已经念博士了。”秦方远赶紧转移话题，“先别谈她，你回国这三年混得怎么样？平常电话里也没有觉得你咋的了，但今天你这个样子简直是脱胎换骨了。”

本科的同班同学中，石文庆和秦方远是同一年申请来美国读研的，而且相距很近，秦方远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石文庆则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念MBA，这个专业每年录取的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名额很少，石文庆自己也认为是撞了大运。跟秦方远不同，石文庆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发展。

借口酒，秦方远又问：“你这次除了办那事儿，还有啥事儿来着？打算来华尔街抢花姑娘？”

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后，誉称金砖国家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纷纷涌向美国华尔街，既抢钱又挖人。国际金融危机，热钱四处寻找安全地带，人才价格也便宜。石文庆一听就乐：“这句话你还真说对了，我是来抢人的。”

# 和交往六年多的女友悲伤分手

7

母子之间

九把刀 著  
现代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全书以九把刀陪伴母亲治病为主线，记录自2004年母亲被确诊为血癌后，在陪伴母亲战胜病魔的过程中，作者对亲情、对人生的感悟。当他得知母亲的治疗费用异常庞大的时候，毅然决定地和出版社达成协议：“从现在开始，只要我每写一本书，你下个月就出版，然后立刻给我一张当天就可以换到现金的支票。”从此，他一边陪妈妈，一边坚持每天写作5000到8000字，14个月下来连续出了14本书，而第14本书，就是《妈，亲一下》。

[上期回顾]

我们尽一切所能保护妈妈，为了让她健康，我们都铆起来讲究。

这两天发生了许多暂时无法告诉妈的事。妈生病的事一直瞒着外公，因为外公要照顾罹患膀胱癌的外婆，已经日夜疲惫，不能再让外公多担一分心，所以妈便谎称严重贫血必须住院输血一个月，这段时间还请外公原谅妈无法过去照顾外婆。但外公同样有一件事瞒着妈。外婆去世了。

血癌的患者常因为两种因素死亡，一是我们经常挂在心上的细菌感染，这就不多提；二是可怕的内出血。用最粗浅的话来解释：人摄取的营养被骨髓拿去造血，血液里的三大元素：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也共食这些营养，而乱七八糟增长得太多的白细胞吃掉了绝大部分养分，所以导致血癌患者常有血红素过低，也就是贫血的症状，当然，血癌患者的血小板也会减少，平常只要不小心有点碰撞，皮肤底下的微血管破裂、血小板却无力救援补洞，于是一大堆久久不散的瘀青。先前我妈咳血，便是因为肺部微血管太脆弱的相同缘故。血小板不足，很容易产生大量的内出血。你问我内出血会怎样，只能说很糟糕。情绪过度波动，血压上升，脑出血，接下去的话我就不想讲了，就连搭云霄飞车那种小冲击都可能危及生命。

所以，我们暂时瞒着外婆过世的消息，过几天才会看看血液检查的数据评估，选个大家都在的时间，在最适当的地点告诉妈。适当的地点，自是医院无疑，如果妈血压上升，就可以就近急救。但我们商议再三，还是打算让妈去告别式。一直担心妈情绪激动的我们不想冒这个险，且外婆在临终前也得知妈的状况(外公也是在那时得知)，微笑点头说了解并原谅妈为什么不能在一旁守护。

“我会看状况决定，虽然这样说

很自私，但她是我妈妈。”哥这么说。外公跟舅舅等其他亲戚听了哥的话，也纷纷表示支持，唯一要顾虑的，便是妈如果坚持要来见外婆最后一面，我们该怎么好言相劝。太复杂了，怎么做都不会面面俱到。

晚上，是跟毛毛狗珍贵的约会。我们已变成两个星期见一次面的可怜情侣。但从看见毛毛狗第一眼开始，我就感觉到两人之间有堵不好亲近的墙。草草吃了顿糟糕透顶的晚餐后，依照我赢得百万小说奖的甜蜜约定，我送了条钻石项链给毛，那是我送过的最贵重礼物，但毛看起来不快乐，我持续闷。

“公，闭上眼睛。”毛说，有个礼物要送我。我依言，然后张开。在掌心上的，是个李小龙橡皮钥匙圈。突然不能自己，我哭了，眼泪从那时候开始的二十几个小时，便一直无法收止。很高兴，毛到了这个时候，都还记得我喜欢的东西。“毛，可以了。”我止住哭泣，凝视毛的脸。

是的，我们之间的爱，已经可以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毛哭了，却也没有反对。“你没看见吗？我们之间的红线断了。”我流泪。

毛很爱我，我非常非常爱我。但是毛很自私。我很爱毛，非常非常爱毛。但是我很自私。毛该是轻轻松松谈一场近距离恋爱的时候了。七年来，我们不断奔波往返的日子就要结束。毛在这期间的辛苦远大于我，而我该是专心照顾妈的时候了。没有谁对谁错。

“我们谁也不欠谁，下辈子，就让我们彼此报恩吧。”我握拳，轻放在心口。然后挪放在毛的心口。

“下辈子，换你很努力跟我在一起了。”毛哭。

毛一直希望我送一只大熊给她抱。现在我终于送了，她选的另一个

他。够大只了。

百货公司底下，我们再无法压抑，紧紧相拥在一起。“我真的很爱你，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你跟我妈……”我泣不成声。“公，如果你妈好起来了，一定要试着努力把我追回去。”

“没有比这样，更幸福的分手了。”我说，毛同意。我们一起回到板桥的租屋处，收拾东西。两个人都好伤心，哭到眼睛都肿了起来，直到深夜两点，毛才哭累睡着。六年又十个月的爱与眷恋，彼此都对彼此意义重大。但不能再在一起了。

对于曾经重要的事物，我深恐忘记。许多朋友都误认我记忆力非凡。但错了，错得离谱。我不是记忆力好，而是我经常回忆，经常在脑子里再三播放那些我割舍不下的画面。所以要忘记，真的很难。但毛很天真烂漫，记忆力并不好。以前如果聊起曾发生的趣事，常常要我在旁补充情境，毛才会一脸恍然大悟。“记忆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这件事，就交给我了。我会保存得很好。”我说。

一直以来就跟毛约定，送她一条她很喜欢的钻石项链，即使我宁愿送昂贵的电子产品替代；在分手前夕，误打误撞实现了毛的心愿。

从初中开始，自行车便常经过民生小学附近的咖啡店“醇情时刻”，那间店外表是白色的石砌，很漂亮，在晚上还可见到从玻璃透出的温暖黄光，想必气氛一定很浪漫。当时我许下心愿，一定要跟这辈子最喜欢的女孩子喝下午茶，但总是无法如愿，大家都把我甩得一塌糊涂。好不容易遇见了毛，但毛几次到彰化玩，我竟都忘记这件事，直到毛前两周来彰化探望妈，我才猛然想起，骑车带毛到连我自己也没进去过的“醇情时刻”，圆梦。圆了梦，竟

到了散场时分。

想到这些，就很难再睡着。2004年，太多太多很糟糕跟很美好的事。在情感上，跟毛分分合合，外婆癌症过世，阿拓意外过世，妈生病。创作上，第一次写剧本，第一次拒绝写剧本，赢了百万小说奖……

百般困顿，传了通简讯给毛：“心很空，但你拥有我心的钥匙，有空，欢迎来住几天。陪陪一个只需念着你的名字，就能得到幸福的男人。”

毛从学校传回简讯：“你会一直在我心上，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抱抱，雨好大，帮我哭尽了所有……你是最爱爱我的，我明白。光是这点就够幸福了！爱你，好爱你……”真幸福的人，一直是我。

收拾好最后一箱东西，我写了封信放在桌上，留下三样东西。

毛皮：

想留下这三样东西给你，希望你能偷偷藏起来。一直未能游完的泳票。不可以忘记是谁教你换气，叫你小海龟。一根耳耙，掏尽多少温柔陪伴，我会一直记得，你喜欢挖上面。最后，是我在交大的学生证。那是好多时光的相互取暖，它买过几十张交大中正堂的电影票，进过图书馆与计中上千次，在竹北的电影院也买过好多学生票。那是你我的共同地图，不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不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一直都不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曾经重要的东西，我一个也不会忘记，每当我抱住昨晚的枕头，闭上眼睛，你的味道，你的胖，你的可爱欢笑，都会在我梦里出现。我很爱你。当你开始淡忘我们之间的记忆，只要还记得这一点就够了。

公公

永远都在新竹客运后用力挥手的穷小子